

逃跑的面具

为什么妈妈非要让我转学？

她怎么会理解，转学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比搬家，比参加军训，比失去一段友情，甚至比生一场病，都要严重得多。

新同学会说，她为什么要来？肯定是在原来的学校待不下去了。

老同学会说，她为什么要走？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撵走的？

在原先的学校学习、生活五年，好不容易适应了那里的环境，也结交了一帮好朋友，却要和他们分开，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当然有些无法适应。

他们是一个成熟、友爱的整体，而我的加入显得那么生硬，那么格格不入。

开学不久，学校要举行六年级的大合唱比赛。作为原先班里的文艺委员，到了新的集体，我却一点儿文艺的地位和分量都感觉不到。

我觉得大家一点儿都不欢迎我，不在乎我，更别说喜欢我了。

期待的日子很快来了。

下午三点半，全班人马整装完毕候在幕后，等着大显身手，为我们共同的六年级（3）班挣个好面子。

我却糗大了。

裙摆比人家长了两寸不说，上衣的领子根本没有熨烫伏贴。最突兀的是脚上的白皮鞋，圆头圆脑，鞋帮子连接着幼稚的搭攀，鞋面上散落着金属色的星星，土得掉渣，分明就是幼儿园小女孩穿的那种舞蹈鞋嘛！

妈妈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跟她说过的呀，裙子腰身太粗必须改小，上衣领子太皱必须烫一下，至于白皮鞋，商场里随便挑一双都比这双好看一千倍。

“钟瑶瑶，你的裙子松松垮垮都快掉下来了！”

不知谁嚷嚷了一句，我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呵呵，衣衫不整哦！”

“这次网购的便宜货尺码就是乱，大家都改了，你怎么不叫你妈妈改一下？”

虽然穿了统一的演出服，虽然都戴了面具，虽然认识他们才短短十几天，我却已经能准确分辨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那些目光从面具的眼窝中射过来，火焰一般朝我身上喷，不仅是裙子、鞋子，连发型都被一一喷上了火，灼灼地燃烧，烧得



我遍体发烫。

我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学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裙子松说明钟瑶瑶身材好！”是米慈欣的声音。

听上去怎么酸酸的。

“哈哈……”有人在笑。虽然笑声明显是经过努力控制的，却还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堪。

“用发夹夹一下就好了。”孟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枚黑发夹，要帮我夹裙口。

“也不靠谱啊。”我嘴上拒绝，心里却很感动。

“哦——”周围有人看着我的裙子起哄。

怎么办呢？这时候低下头沉默或者跳起来咆哮都是没有用的，只有想办法自己给自己解围啦！

我用双手把裙子往上提，恨不得提到胳肢窝，同时鼓着腮帮子，用我的无敌大眼睛向周围慢慢扫一圈，抬起下巴为自己找台阶：“裙子松一点儿有什么关系呢？咱们跟人家比的是大合唱，又不是走猫步，我只要保证在台上的4分48秒不掉链子就行了。熊老师不是说了吗，穿什么是次要的，别把兴奋点放在打扮上，唱得准唱得美唱得气势比天高，齐心协力抱一个奖回去，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最后三个字我不是用喉咙喊的，而是用丹田真气唱出来的，特别富有鼓动性。

周围腾起一片热辣辣的附和：“对！”



我钟瑶瑶是谁呀？集美貌
和智慧于一身，内外兼修，

在原先的学校是熠熠闪
光的校花级人物，到
了新学校当然能够
三言两语把大家的
注意力从我那该死
的裙子上转移到了
比赛上。

尽管如此，我
还是觉得不爽，一千
个一万个的不满意、
不痛快、不舒服正在胸中
如积雨云一般堆积，等见到妈
妈，一定要一股脑儿朝她发泄雷暴。

哼，天底下哪有这么粗心的妈妈！

最重要的是，刚刚那么多人笑话我。

唉，提着裙子的手都酸了，还没轮到我们上场。

舞台上唱得正起劲的是隔壁班，羽泉的《奔跑》，节奏明快、
歌词励志，差不多点燃了全场的气氛。说起来就气人，本来我们
班先选中这首歌，偏偏隔壁班要效仿，那就让给他们咯。那我们
选什么呢？全班意见不统一，到最后没有办法，定下了最最大众



化的一首歌，就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

隔壁班的老师听见后笑掉了两颗大牙——

“喂喂喂，这是广场舞的曲子啊，参加大合唱比赛合适吗？旋律响起来就让人想到一群大妈大婶在广场上跳广场舞，明显缺少青春的美感啊！”

“是啊是啊，五湖四海，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哪个没听过这首歌？更别说台下的老师和同学。央视青歌赛评委不是说了吗，比赛尽量别唱大家都太熟悉的歌，除非你自信唱得比原唱还要精彩。”

隔壁班的隔壁班的老师也觉得不妥。

“对呀对呀，熊老师，你再考虑考虑。”就连分管文艺的曹副校长都觉得这首歌不合适。

熊老师跟我们商量了一番，最后非常有主见地告诉所有的人：“娱乐就是要大众化，迎合多数人的口味，熟悉的东西更能进入人的心灵，更容易打动人，大家听着听着会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紧跟着自然就会有好感。我们不怕被比下去，凤凰传奇的演绎的确完美，但他们两个人的热情和我们六年级（3）班42个人的热情比起来，谁更具有感染力呢？”

这席话令我们群情激奋，令我们斗志昂扬。

我们欢呼。

为我们了不起的熊老师！

为我们了不起的班集体所能够爆发的了不起的热情！

好了，隔壁班的《奔跑》快接近尾声，接下来轮到我们要帅了！

一条手臂温柔地绕过我的腰际，感觉腰被轻轻地提了一下束了起来，低下头，发现一条细细软软的黑腰带已经缠住了宽大的裙腰。

她纤长白皙的双手灵活地为腰带在侧面打了个结。

我抬起眼，撞见她含笑灵动的眸子。

“这样就好了。”她顺势给我一个拥抱，拍一下我的后背，然后去检查别人的装束。

她的梨花短发清爽活泼，衬得纤瘦明媚的她宛若夏日荷塘中清丽的莲。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招人喜欢的老师？像个姐姐，亲亲的姐姐。

“不好了！熊老师，蒋若愚的面具不见了！”有人突然慌张地大叫起来。

这句话把全班都吓坏了。

面具是早晨才发下来的，每人一副，就要上场了，蒋若愚怎么没了面具？

大家于是忙着找。可是来不及了。

“一个人不戴面具太突兀了！”

“干脆全班都别戴了！”

“那不行！咱们要做那么多装萌耍酷的动作，不戴面具多放



不开啊！”

“反正蒋若愚不能不戴，瞧他那张肉脸……要是他一个人不戴面具，人家还以为咱们全班都长他那样！”

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熊老师示意大家安静，看看蒋若愚，又看看大家，抿着嘴唇纠结着什么。

隔壁班已经唱完，掌声中，灯光暗下来，大幕收紧，队伍潮水一般朝舞台那头退去……

“接下来上场的是六年级（3）班，他们的参赛歌曲是……卖个关子吧，等会儿前奏响起来，你们一定马上就能猜出来是哪首歌，这首歌风靡全国，深受大家的喜爱……”主持人有板有眼地报幕。

关键时刻，熊老师转过身一把扯下我的面具，伸长手臂递给蒋若愚。

来不及问什么、想什么，我和大家一起被赶上舞台……

全班 42 张面孔，41 张戴了面具，唯独我以真相示人。更要命的是跟排练的时候一样，我站在第一排的最中间，那个最惹人注意的位置。

黑暗中我拼命搜寻熊老师。虽然我平常脸皮比较厚，但这会儿还是觉得两颊滚烫，身子有些小小的颤抖。因为我知道，只要大幕开启，台下所有的目光都会第一时间捕捉到我，捕捉到一个另





类的、奇怪的、突兀的我。

本来不戴面具是不奇怪的，戴面具才奇怪，可现在大家都戴面具，就我不戴，我倒显得奇怪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不能跟人家不同，不然你就是另类。哪怕只有你一个正常的，别人都不正常。

多么渴望熊老师给一些鼓励，可我怎么转脑袋都寻不到她的影子。

大幕徐徐开启，灯光嚓嚓嚓接二连三亮起来，灼得我睁不开眼。

指挥老师上场了。

熟悉的音乐响起来，我们跟着节奏摇摆身体，挥舞双手。

我感觉自己手脚不听使唤，动作生硬无比，心快跳得飞起来了。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很努力地深呼吸，却还是没有半点儿勇气将目光移向台下。

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把漂亮的脸蛋露在外面的吧？

那显得我多傻啊！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我们的歌声轻快明亮，富有生命的节奏，像跳动的火苗，像闪烁的星光，像奔跑的羚羊，充满青春的活力。

这声音感染了全场，不知不觉，我们的大合唱扩散成为全场的大合唱，台下不少同学甚至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摇摆身体。

这情景反过来感染了我。我渐渐放下顾虑，投入地表演……

看吧看吧，我就是没戴面具，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享受的是唱歌的过程，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看吧看吧，我钟瑶瑶长得就是这么好看。

歌声飞扬，激情四射。我们在舞台上尽情地挥洒热情，释放活力。

哦，我看到什么了？坐在评委席上的肩宽膀圆的曹副校长站起来了！她跟着我们一起摇摆……在她身后，那些喜欢穿黑丝袜和短裙的老师也都站起来扭动身体……

全场几乎要炸了！

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空气中，我们的演出完美收场。

走下舞台，熊老师和我们一一击掌，祝贺演出成功。

“怎么样？”她走到我跟前，温柔地注视我。

“一开始好紧张，后来好多了。”我拍拍心口，抬起眼去找讨厌的蒋若愚，“都怪蒋若愚，早上刚发的面具，他竟然有本事给弄丢了……”

“哈哈……”周围腾起一片笑浪。

蒋若愚晃着脑袋走过来，高大的身材和周围的同学比起来，像稻田里一棵爱抢营养的杂草，显得格格不入。



“我的面具没有丢啊。”他左手拿出一副面具，右手也拿出一副面具，“还给你，自己挑。”

我怔在那儿半天才回过神来：“熊老师是……他，他……”一股被戏弄、被欺骗、被伤害后的自卑和颓废感油然而生。

“是我的主意，也是我们大家的主意。”熊老师抱着胳膊望着我。

第一次发现，她笑起来如此狡黠。

我静静地望着她，望着全班同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比赛结束了，主持人当场宣布成绩，我们班大获全胜，摘取了大合唱比赛桂冠。

大家抱在一起又叫又跳，像一只只受了刺激的小怪兽。好多女生把我围起来，抢着拥抱我。

同学们都说，是熊老师出奇招，让那么多面具衬托我这张天使一般美丽的面孔，所以才有了第一。

其实我知道，奔放的热情和不一般的实力才是我们制胜的法宝，我的真相示人顶多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亮点。

走出礼堂的时候，瞥见夕阳像个红透的番茄挂在天边，晚霞金黄，肆意燃烧，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钟瑶瑶，你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哦。”孟萌轻轻挽住我的手臂。

“对呀。是不是很开心？”米慈欣也跟上来。

我扭头朝她们微笑，仰望天空，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有了新的力量。

告别沉默

肖骁说：“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这个人的智商，也并非他的文化积淀，更不是他受教育的程度，而是他的朋友圈，也就是人脉。”

此言一出，周围同学坐不住了。

“天哪！现在的社会，连自己都靠不住，还想靠朋友？”反方说。

“正因为自己靠不住，才要靠朋友嘛！”正方说。

大伙儿一不小心摆开了辩论的阵势。

老装抬腕看看表，连忙压压掌心示意大家安静，并且抬高下巴，以混合古典沧桑感的浑厚男中音说道：“请大家不要扯远了，我们的话题是——一句话证明你有水平。本人再三强调，欢迎各位同学踊跃发言，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用一句话证明你有水平。只要你足够自信和勇敢，请说出你的观点！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了！”

也就是说，老装关注的并不是某同学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上升为至理名言，而是提出观点的人本身的态度和勇气。

肖骁见势，小胳膊微微晃两下，扶住黑框眼镜，象征性地环视左右，得意地坐下。

“以后我就靠你了。”我小声对她咕哝，“按照你刚才的理论，你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好说好说，互相依靠。”肖骁很有范儿地点一下圆下巴。

口语交际课继续进行。

米糠站起来发表高见：“平庸的人远离孤独，但他享受的只是平庸的友谊；优秀的人似乎一辈子饱受孤独的折磨，却有那么一两个志同道合的真朋友。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样，非凡的友谊



也只眷顾少数优秀的人。”

话音刚落，全班惊倒。

几十个脑袋忙着积极调动自己所有的脑细胞迅速分析和理解米糠同学的观点。

老装双臂环抱胸前，像个老学究一样皱眉思虑片刻，胡子拉碴的嘴巴便情不自禁撮成一个扁扁的“O”形：“米糠同学的意思是，平庸的人拥有的是一大堆垃圾友谊，优秀的人才会拥有金子般的友谊？”

“没道理嘛！”立刻有同学跳出来反驳，“友谊不分高低贵贱，你能说乞丐之间在逆境中的相互扶持比八国联军侵华之际的狼狈为奸垃圾？”

“此言差矣！”米糠不紧不慢地反问，“难道你认为乞丐是平庸的，侵华的八国联军是优秀的？”

前面那位一时语塞。

米糠笑笑，显得更为潇洒和自信：“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其实乞丐和侵华的八国联军相比，前者是优秀的，后者是平庸的，甚至龌龊的。你们想啊，乞丐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吗？得挺过多么巨大的磨难，得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啊！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了不起的优秀？”

周围一片静寂。尽管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说法还是有问题的，但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辩驳什么。

老装哑一下嘴巴，再次抬腕看表，然后拍两下手掌：“不争论不争论了，咱没时间争论，自个儿回去琢磨。接着来——一句话证明你有水平，如果你愿意说、敢于说，只管开口，爆出自与众不同的观点。说出来就是你的突破，说出来就是你的胜利！不需多，不需多，只需一句话。”

为了让同学们积极思考，为了撬开同学们的嘴巴，这样不遗余力地吆喝，恐怕全校只有老装了。

肖骁踢一下我的脚：“喂，小A子，你也说说呀！”

“我？我为什么要说？”

肖骁嘴巴撇起来，藐视道：“就知道你没这个胆。”

不理她。

整个一节课都相当热闹，很多同学怕被大家认为“没水平”，都硬着头皮站起来说话。他们有些说得还有几分道理，有些说得十分牵强，更多的是把古代圣人发表了千百年的名言拿出来翻译一遍，毫无新意。也有聪明的，故意跟古代圣人反着说，以证明自己有独到见解。

一句话证明你有水平？在我看来，这节课的效果恰恰相反，一句话暴露你没水平！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实际上，缄默有时候更显得神秘和珍贵。

在很多场合，口若悬河的人不一定是优秀的，真正优秀的人，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优秀，也不需要向谁证明自己的优秀。



原以为一节口语交际课过去就过去了，谁料放学后老装把我请到办公室。

没别的事，我知道，无非是问我怎么又不发言，就不能发个言，发言又不是发东西，不用花钱。

老装的办公室在艺术楼二楼的最东面，沿着窄窄的木质楼道左拐，经过装饰得像幼儿园教室一样花哨的音乐教室，再经过铁将军把门的藏音阁，便听到如泣如诉的琴声。

不是G大调，也不是e小调，而是梦幻般的《秋日私语》。

推门而入，老装赤着双脚站在北窗下的瑜伽垫上，白色的紧身T恤将他臂膀的肌肉衬得更有张力。他倾着脖子，提弓的右手画出优雅的线条，那样专注，那样忘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不能打断他，也不能扭头就走，只能耐心地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与其心烦气躁地煎熬，不如走近他的琴声，试着去欣赏和感悟。

我听过肖骁用钢琴演绎《秋日私语》，也在电视里看过钢琴大师演奏它，但用小提琴独奏这首曲子，我是第一次听见。

窗外，西天的红云奢华地绽放，暗金色的霞光缠绵地流动，夕阳明媚得正好，把独立秋风的香樟树衬得浪漫多情。我不禁闭上眼睛，于是，便有了在秋天原野散步的错觉：那一方绿得令人担心掉色的草坪，那一片懵懂盛开的野菊，那一丛被从雨帘里飞